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九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王廷璧

晦庵集卷九十一

宋　朱子　撰

墓誌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熹年十四五時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劉君先生時幼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逺者特覿於容貌詞氣之間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既又獲見於先生之兄十九丈府君者詞色俯仰蓋與先生不異而温厚謹良則又

過之因亦甚敬愛其為人及少長而先生以女妻之又得數往拜於府君之側時府君老矣然其持巳接人動有法度危坐終日無怠惰偃側之容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至於治生處事之方耕稼蠶績之務亦皆纚纚有條理間而及於先世遺事與夫鄉里故家舊俗之傳則必顧而歎曰吾之不復見此也久矣夫熹於是退而每為朋友道之以為前輩氣質淳厚悃愊無華而其謹於禮法粲然有文又如此蓋不惟其天資之美抑亦昇

平教化之餘澤衣冠文物之遺風其視今人誦書業文沾沾自喜而輕儇浮婿反無以異於市井之人者相去遠矣如是三十餘年而府君卒既葬其子某狀其行以授熹使為之書以表於墓道熹按府君諱某字致端建寧府崇安人其曾大父職方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諱某始以文學起家歴典數州皆有惠愛大父朝請郎諱某為縣有所不得行其志年未七十即致其事以歸父某明經勵行不仕以卒而鄉人敬之娶同郡余氏讀書

史有智識實生府君兄弟國子祭酒翁公所為志其墓者也府君於兄弟為最長自少則任家事以故不及於學而其孝愛恭敬誠信敦篤自有以過人者家世清貧至先府君時食口益衆府君經營纎啬而不失大體葢凡春秋晨夕之奉婚喪燕勞之須以至族姻黨友賀吉而弔凶其厚薄往來之數無不稱情而合禮者先府君於是得以放情事外而遂其高諸弟亦皆得以遊學四方親師取友各成就其器業而聘君先生卓然傑立遂

為一世之聞人名立於不朽實府君有以相之也府君自少無外慕晚歲足跡不出里門者數十年其精神氣力老而不衰登山臨水常翛然獨往其所以自樂者人不得而言也年八十有五以乾道癸巳正月原缺日病卒於家而葬於宅之西南數百步曰彭原者府君娶信安祝氏有賢行前卒子男某也女適進士江之瑞孫男潤女三人凡狀之所載如此與熹前所竊論者實相發明謹叙而并書之且為之銘銘曰士學口耳弗誠以身

既仳以傫汙我冠紳孰如丈人庸信庸謹詞無支葉動有繩準彭原之木有翳其陰我銘斯刻以詔來今

國録魏公墓誌銘

元履姓魏氏犕名挺之後更名掞之則字子實然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寧府建陽縣之招賢里以儒學顯其胄出遷徙之所繇則故侍郎胡公寅已識於元履先君子之墓矣元履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籍溪先生胡公憲先生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

長者遊閭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公貶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刻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譙讓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雨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閩帥汪公應辰建守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於朝時相尼之又不得召後數歲詔舉遺逸部刺史芮公煜遂帥其僚與帥守六人者共以元履行誼為言於是

詔特徵之元履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本上奬歎開納勞問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録乾道四年十有二月也異時學官不與諸生接亦漫不省學事徒養望自高而已元履既就職則日進諸生而教誨之且視其居有壞者或幾壓焉則請於朝得緡錢四十萬以葺之釋奠孔子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

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唱明絶學以幸來今其功為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它日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又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壹以空言浮説取人非是又不聽至它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

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歸行數日罷為台州州學教授元履自少則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間獨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之室曰艮齋至是日處其間方將條理舊學以益求其所未至從遊之士稍有自遠來者而不幸病不起矣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言之繆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僧巫

俗禮浼我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熹至則盡以終事為寄而訣卒之日實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十有八矣娶同郡劉氏徵士勉之之兄女先十九年卒繼室虞氏子男二人孝伯國學進士孝朋尚幼所為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藏於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興廢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畧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恤親舊雖貧不懈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

字其孤尤有恩歲饑為粥以食餓者而力請移粟於官
邑里賴焉又嘗請督鄉人之不葬其親者富予期貧予
費而掩其無主後者以千數為文以戒生子而不舉者
所全活者亦甚衆與人交尤盡情嘉其善而救其失如
恐不及後進以禮來者苟有一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
其處心制行類如此故嘗有病其為人太過者元履笑
曰不猶愈於横目自營者耶至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
使夫人而皆避此嫌則為善之路絶矣此其學道愛人

之本意也嗚呼使其老壽通達舉而施之則其所以及人者爲如何哉孝伯將以七月巳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所謂長坂者元履平生時所樂處也予往涖其卜孝伯泣拜奉嚴君士敦之狀以銘文爲請予惟元履垂絶之言若有及此者顧雖不能不忍負也則應曰諾退視其狀不誣因掇其大者序而銘之銘曰

謂天畀之則曷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則又不年以位也竟使抱其餘以没於地也我銘以哀之又以掩其隧

也

陳師德墓誌銘

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為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為能焉俗獘風訛迭相夸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為之無所於迫而徒取衒鬻之羞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修己治人之方

國家禮義廉恥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為獘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毋曰福國夫人聶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為已之學而不屑為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予友括蒼吴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

淫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既疲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來耕道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為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其竁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

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顧其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

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則既絶矣夫豈不足以頗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

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蹠其徒卓哉君人惟義之學刻意劬躬蹈履前覺天不耆之以駿其奔淵氷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瀕於祔於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何叔京墓碣銘

邵武之東百里而近七臺之麓小溪之濵有君子者曰何君名鎬字叔京予獲從之遊相好也今年冬過予於寒泉精舍留止浹旬歸而屬疾既病則手書來告訣語不及私獨以不獲終養卒學為深念而於當世之慮亦眷眷不忘也時予别君甫踰月發書驚歎失聲亟走省焉至則君已逝矣既入哭盡哀明日君之親友門人以予至皆復來會哭相弔議語葬故君嗣子琰亦衰絰杖出拜伏哭固以銘墓為請予惟君實以其死累我今其

予又哀以請如是其何說之辭則與諸來會者共訂君事皆曰君家臺溪且數世世有隱德至君皇考諱兊始仕為左朝奉郎通判辰州事娶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生孝謹有器識既出就傅暮歸則不復去親側誦書日數千言為文敏而有思趣尚高遠識者奇之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於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伸服行不怠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南方危死不恨間復悉以其所聞者語君

君既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蓋久而後有以自信之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若無所營者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絶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興事濟衆則又懇惻憂勞如已嗜欲言行相循没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為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戾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未赴鄧舅祚帥江西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

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寛簡為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使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喜甚顧郡事為不理囚繫或累歳月不得釋檄君佐其守君入幕悉取文書閲視具得其所以然者持白守决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税不均貧弱受病夙夜疚思為所以均之之說甚備他所以彌縫補助者亦盡其力而守顧不悅君即謝去君事鄧安人素謹其赴上杭也安人以瘴毒為憚君不敢請遂單行至官歳以公事一再歸省毎行

輙不受俸秩滿計其月十有四悉歸其券於有司一時
學士僚友高君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君固
不求亦不自悔獨以年格循資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
卒年四十有八淳熙乙未十有一月丁丑晦也君為人
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
論語說史論詩文數十卷其言多可傳者晩築書堂所
居南坂上名以高遠用見巳志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
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産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

教亂吾法而已娶同郡李氏其叔父郁學於龜山楊公所謂西山先生者也子男瑛為長次基長女適吳大同次馬棟次未行也諸君所論君行事如此皆予所聞知瑛等葬君東碭之原予既書其最納諸壙中然閒嘗竊目君學行可以司教育論議可以陪獻納而其心誠才實又可以宣德澤而惠鰥寡今乃僅得一縣令而又不及試以死此為重可哀者乃復叙次其詳刻石表墓且系以銘銘曰

清直而溫夷易而方惟學不懈厥猷以光孰啓於家而居於邦孰豐其粹而嗇其長帝罔弗衷氣或交沴既欽厥承君則奚愧莫尊匪德莫久匪言銘以相之刻石墓門

夫人呂氏墓誌銘

夫人姓呂氏建寧府建陽縣長平里人其先世於唐為河東著姓乾符中有侍御史行立者避地始家建陽入宋餘百年乃有顯人而夫人之父希說亦進士中第剛

介不苟合晚乃爲劒浦令以卒夫人生愿慤不妄戲笑
未笄失其母劒浦俾治家事撫弟妹如成人尋以歸邵
武饒君偉事舅姑甚得其懽心餘年生子幹甫睟而寡
夫人誓志秉節毅然不可奪無何劒浦及皇舅漳州府
君亦皆卒而姑氏固前没饒氏固清貧諸叔妹皆幼稚
夫人以孀婦抱弱子持守門户奉承賓祭和輯上下内
外斬斬無間言其出内用度不以一錢自私文薄整整
雖龠合分寸無所漏少或遺亡則爲之躊躇不懌者累

日指馭僕妾接隣婦里嫗咸有恩意幹幼時愛之異甚

捧視漱沐一不以委他人及少長遣就學則程其術業

謹其出入交遊之際未嘗輒借以顔色幹亦孝謹敦實

能自力學問見稱朋友間中淳熙二年進士第人謂夫

人盛年苦節以有斯子今且享其報矣始夫人女弟為

劉氏婦早卒至是其子崇之與幹偕選夫人為其母

之不見毋及之未嘗不悲歎出涕人又以是知夫人之

薄於榮利而厚於孝慈也幹調吉州吉水縣尉將行夫

人屬微疾一夕遂不起聞者莫不哀之歲丁酉秋七月十四日也時年五十有六明年幹卜葬夫人於其鄉之思順里而奉其友江州録事叅軍游九思之狀來請銘拜起涕泗嗚咽不能言予哀其志亦雅聞夫人行實如游掾言因删取其大者叙而銘之曰

皇皇后帝垂三剛制婦繫夫陰統陽盛衰脩夭初莫量有繫弗改兹厥長吁嗟夫人仁且莊祗若帝訓篤不忘疢疾艱棘禀欲僵卒濟厥子後以昌玉靈食墨此澗岡

納詞誄行告幽荒山夷淵實無壞傷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邵武軍光澤縣東里所有地曰烏洲李氏世居之為郡著姓其先有贈大理評事者諱鐸始以文行知名鄉黨生太常博士諮始登進士第卒贈朝請大夫陳忠肅公賢之稱其真率樂易有古人之風其仲子深紹聖間以論斥時相之姦與任公伯雨等俱入元祐籍季曰處士淳隱居不仕而其葬也右文殿修撰李公夔實銘之蓋

自其先世所與交游姻好盡一時知名士故其子弟見聞開廓趣尚高遠不與世俗同若特奏府君諱湛字得之者則處士之長子也少治周禮學兼通左氏春秋為文簡古不逐時好弱冠遊太學薦而不第舍法行當充貢又不果行竟以累試禮部恩奏名天府將入奉廷對前一日卒於臨安之客舍實紹興五年八月十八日年才五十有二歸殯宅之東岡三十二年其子呂乃更卜兆於烏君山下獅子嶺之原奉其柩而遷焉淳熙六年

呂始見予廬阜之陽如舊相識一日泣而言曰呂不孝先人之没二十七年而後克以禮葬塟又十有九年矣而未克識將無以為幽遠無窮之計惟吾子幸而予之銘因出其親友崇陽大夫游君旹之狀以請予辭謝不獲乃次其事如右按狀又言府君為人事親孝謹友愛其弟甚篤之死不少衰遇族黨有恩意少有忿爭則為居間極力平處不令入官府不幸死喪則為經理其家事而任其婚嫁之責嘗有死上庠者遣仲弟護其匶以

歸里人有以惡聲至者未嘗與之較至周其急則輟衣食不顧也諸弟嘗問善人之道府君語之曰臨事而無陰據便利之心斯可矣又嘗語人事有當為力雖未及亦勉為之若必有餘而後為則終無時矣此其行身及物之本意也平居方嚴不妄戲笑而遇事輒應無所凝滯從弟西山先生嘗面歎曰兄於答問若不經意而受其言者反覆十思終無以易此非諸弟所能及也性尤敦厚質實發言處事不以幽顯物我為間樂聞人善而

務掩其惡所與交皆巨人長者無不愛而敬之縣嘗以民兵為屬府君為制戰陳擊刺之法而以時閱習之甚可觀也令欲以聞粪為府君得勲賞府君笑謝去不復有所預時海內多虞舉人有不能試禮部者往往以恩直補官人有謂府君盍自言者府君不答老之將至婆娑丘林吟諷書史逌然自適未嘗有不遇之歎也嗚呼予生晚不及識府君而游君不予欺也則府君者可謂好德有常之士矣乃不得少見於用以没其身其亦可

悲也夫夫人上官氏朝議大夫合之女繼室黄氏曲江令銓之女子男三人呂為長次其次其女四人游君與將仕郎高志旻從政郎何鎬保議郎上官賁其婿也孫男女於今二十有六人而呂之彊學既有聞又教諸子皆有法天之所以報府君者其將在於此乎乃為之銘使刻墓上以娭其詞曰利不自予惟義之取義則彊為惟仁之歸孰長其源不豐其委斯丘斯藏有起無墜

金紫光禄大夫黄公墓誌銘

淳熙六年春正月端明殿學士黄公寢疾於邵武故縣之私第熹往問其起居謁入公正衣冠舉扶起坐顧中子瀚召熹入至則又扶以立揖與揖讓為禮共坐食飲恭謹不懈如常時卒食又扶而起涕泣為熹言曰中也先考妣之藏久未克識蓋不敢輕以屬人今以累子子其為我成之熹頓首辭謝不敢當而公命之不置熹懼以久勞公則不敢辭而受命以出歸又以書辭未報而公薨諸子遣使來訃且致遺命以同郡李君呂之狀來

熹既哭公盡哀且念今則無所於辭乃考其狀而附以所聞為列其事曰謹按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禄大夫黄公諱崇字彦高其先光州固始人十一世祖膺避地閩中今為邵武軍邵武縣人曾祖扆有隱德為鄉里所尊晚以子登朝授太常丞以卒故知制誥吕公夏卿實銘其墓後以孫履為尚書右丞累贈司徒祖汝臣不仕父豫用右丞奏為右承務郎皆以孝謹聞於鄉黨公自幼力學日誦千言人謂是且大其門矣既長承務公

任以家事於是無復進取意既孤而貧悉力治喪不以累其昆弟而所以為禮者無不備觀者歎息毋孫夫人春秋高性嚴而多病公治養勤劇得其驩心隣家有李求者尚氣節雅敬慕公察公養親之意有餘而力不足請助公以經紀公亦信之不疑竭貲付之一不問其出入如是者十有五年李衎公德將死感慨執公手曰子吾父也公之兄客遊以疫死人無敢往視之者公獨毅然告行千里還柩視其槖得餘貲尚百餘萬悉奉以歸

其寡嫂不以一毫自私平居恭儉自守不妄取予至其教子擇師雖輟衣食無所愛由是二子皆舉進士及公時取高科以德業風概各有聞於當世既又並登朝列遇郊慶奏公為右宣義郎而致其事公乘安車東西就養二子皆孝謹篤至諸孫滿前晨夕所以奉養娛樂公者甚備鄉黨榮之紹興癸酉正月十九日以疾卒於南劍州沙縣之寺舍享年八十有一其年十月葬於九鏊先塋之次娶建安游氏先卒亦以二子故追封孺人一

女適貢士劉紀公卒時端明公方以某官通判建州事而季於章亦以某官知沙縣事其後端明公被遇太上皇帝擢館職郎曹史官攝賛書命兼司業祭酒侍講歴工吏兵禮部侍郎又以府教授給事中兵部尚書事今上皇帝侍讀禁中正色立朝聲烈甚茂以顯謨龍圖閣學士退老於家天子又乞言焉即拜端明殿學士恩禮殊渥而海内有識之士亦莫不歸心焉沙縣屢宰劇邑有能稱然不肯媚事權豪後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薦入

臺為主簿又以持論不阿而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知台州所至聲績皆可紀以是累贈公至金紫光祿大夫夫人亦啟封本郡而孫曾仕者又十餘人然後鄉人知公所以遺其子孫者為無窮也李君又言呂以壻公孫女嘗得拜公堂上間竊窺觀公之為人望之儼然即之溫然危坐竟日無惰容雖遇臧獲不妄言笑自少至老如一日熹以是又知端明公之德之盛所以沒身於禮而不倦者為有自來也嗚呼公其亦賢矣哉敬為

作銘銘曰司徒之德浹於州鄉矧其孫曾弗俊以良光
禄之賢克篤其慶隱耀弗章及子而盛其盛伊何學士
尚書介也英英亦假節符國慶所覃逮其考廟結紫垂
黄天子有詔匪爵之貴惟德之襃保而弗墜有積彌高
我思古人恍其對接承命作銘用亶來葉

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有宋建安郡夫人游氏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禄大
夫邵武黄公諱崇之妻而子端明殿學士諱中台州史

君諱章之所追爵也世世為建州建陽縣長平里人曽祖正卿祖布古父儀皆不仕而有隱德鄉里推長者夫人資靜淑族毋阮氏以婦德為女師夫人幼嘗學焉受班昭女訓通其大義至它組紃筆札之藝皆不待刻意而能輙過人早孤其母鍾愛之以歸大夫公事舅姑承祭祀勤肅不懈舅喜賓客佳辰令節親舊滿門夫人供饋唯謹未嘗頃刻自逸而委勞於娣姒也姑性嚴諸婦侍旁有二十年不命坐者夫人獨能順適其意盥櫛溫凊

禮無違者姑有疾非夫人進藥不嘗毋因事指言以為諸婦模揩遭舅喪大夫公素貧昆弟相顧謀鬻田以葬夫人曰毋隳爾先業為也退斥橐中裝以奉其役以故大夫公得以不煩於衆而襄大事大夫公為人誠慤莊重夫人以柔順堅正佐之相敬如賓謀無不協其待遇族姻謙謹有禮樂道其美而不喜聞其過至其貧困則賙之必盡其力日誦女訓及它經言以自箴警亦頗信尚浮屠法娠子則必端居靜室焚香讀儒佛書不疾呼

不怒視曰此古人胎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賢材而夫人所以教之者又甚至稍能言則寘膝上授以詩書少長即為迎師擇友教詔諄悉從兄御史先生學於河南程氏行業淳懿為學者所宗夫人每語諸子曰視乃舅而師法之足以為良士矣紹興壬子四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病革大夫公泣視之夫人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戚戚為哉於是年五十有六矣二子皆舉進士中其科而端明公實以第二人賜第其後侍從兩朝出入

二十餘年忠言直節老而益壯退居於鄉天子閔勞以事嘗遣信使奉璽書就而問之其忠孝大節固已偉然而其言行之細又皆可紀人以為夫人之遺教也台州嘗為御史臺主簿亦以治行精敏議論慷慨有聞於時二公前後凡累逢慶恩得追榮其毋至今封里人榮之一女則貢士劉紀其壻也卒之明年葬於邵武縣石岐之原大夫公嘗命台州狀其行而未有所託銘後四十有六年端明公乃以命熹其語具於大夫公之誌此不

著獨按狀文刻其大者書而銘之銘曰

長平之游世有德人弗耀於世乃里其仁女士攸宜壼彝是式配德娠賢慶餘善積尚書刺史之德之才湯沐之封本邦是開煌煌命書賁此玄宅伐石篆辭永世貽則

端明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姓黃氏諱中字通老其先有諱膺者自光州固始縣入閩始家邵武至公閒十有二世矣公之曾大父汝臣

不仕大父豫假承務郎父崇贈金紫光祿大夫母游氏
追封建安郡夫人公生而穎悟端愨少長受書不過一
再讀退輒默然危坐竟日問之則皆已成誦矣未冠從
舅御史先生定夫受其學重手書為夫人賀踰冠入太
學會京城失守偽楚僭位號公即日出居於外既而邦
昌果遣學官致偽詔藥物勞問諸生公以前出故獨無
所汙建炎再造丞相潛善公族祖父也雅器重公薦諸
朝詔補修職郎御營使司幹辦公事紹興五年舉進士

對策廷中極論孝弟之意冀以感動聖心天子果異其言擢置上第名次舉首授左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改宣義郎主管南外敦宗院代還秦丞相檜方用事察公意不附已差通判建州事罹外艱服除復差通判紹興府事時公登第二十有餘年矣轉從外服士友嘆其滯淹而公處之泊如也檜已死公道稍開上記公姓名乃召以為秘書省校書郎兼實録院檢討官遷著作佐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遷司封員外郎兼權國子

司業滿歲爲紹興二十八年充賀金國生辰使與賀正使祕書少監沈介相先後明年公還獨言敵作治汴宫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迫不可不早自爲計時約和既久中外解弛無復戰守之備上聞公言矍然曰非但爲離宫耶公曰臣見其營表之目宫寢悉備此豈止爲離宫者以臣度之敵勢必南敵南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事勢已迫惟陛下亟深圖之上是公言而宰相皆不悦顧詰公曰沈監之歸屬耳不聞此

言公安得獨為此殊不以為意踰月公復往扣之且曰即不以鄙言為可信請治其罪又皆憮然莫應而右相湯思退怒甚至以語侵公公不為動已乃除沈吏部侍郎而徙公秘書少監以抑之公猶以邊備為言不聽則請補外上不許曰黄某可謂恬退有守矣除起居郎賜以鞍馬非故事也踰月兼權中書舍人顯仁太后崩百官朝臨將避辰日公以非經且引唐太宗哭張公謹事争之已而卜殯日適在權制釋服之外有司議百官以

吉服陪位公又論之曰唐制殯在易月之内則曰百僚各服其服啟殯在易月之外則曰各服其初服今殯雖過期獨不得以啟殯例之而服其初服乎且喪與其易寧戚惟稽古定制有以伸臣子之至情者則幸甚尋差同知三十年貢舉權工部侍郎奏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不報金人來賀天申節充接伴使故事錫宴使者謝於庭中至是辭以方暑請拜

守下公持不可乃如故事遂為送伴使還又言聞金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明年兼侍講又兼吏兵部侍郎會將有事於明堂公請毋新幄帟毋設四輅以節浮費詔從之既而金使復以天申來賀方引見遽以欽宗皇帝訃聞且多出不遜語諸公惟駭不知所為至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喪公聞之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或問故將何以對於是始

議行禮公又率諸同列請對論决策用兵事衆莫有同者公乃獨陳備禦方略且曰朝廷與仇邦通好二十餘年之間我未嘗一日言戰敵未嘗一日忘戰以我歲幣啗彼士卒我日益削敵日益彊今幸天褫其魄使先墜言以警陛下惟陛下亟加聖心焉蓋公自使還三年每進對未嘗不以兹事為言至是上始入其説然不數月而金主已擁衆渡淮矣遷權禮部侍郎入謝因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諸軍既而殿帥楊存中以御

管使行公又率同列論存中不可遣狀甚力敵騎至江壖朝臣震怖爭遣家逃匿公獨晏然如平日家人亦朝暮請行公曰天子六宮在是吾為從臣獨安適耶比敵退唯公與左相陳魯公家在城中衆皆慚服於是車駕將撫師建康而欽宗未祔廟留守湯思退請省虞以速祔公持不可上納用焉而議者獨謂凶服不可以即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中外矣卒從公言而行月朔留司百官當入臨思退復議寢其禮公又力爭得不罷比作

主當瘞重公又以初服請右相宋倬不可曰檄考大行

有故事矣公曰此前日之誤今正當改之耳倬因妄謂

上意實然臣子務為恭順可也公曰責難於君乃為恭

耳金既易主明年復遣使來通好議者皆曰土地實也

君臣名也先實後名我之利也公又奏曰君臣之名既

定則實將從之百世不易者土地則其得失取予非有

定也安得反謂之實而先之乎上然之詔公去權號會

有詔問足食足兵之計公以量入為出為對且曰今天

下財賦半入内帑有司莫能計其盈虛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楊炎告德宗語曰陛下仁聖豈不能為德宗之為哉上亦善之然未及行也未幾今天子受禪登極公始蓋嘗與聞其議至是自以舊學老臣且察左右有以術數惑上聽者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傳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説為上數陳甚悉會詔給筆札侍臣論天下事公既條上且申前奏極論内帑之弊於是有詔更以内藏激賞為左藏南庫明年兼國子祭酒詔以早

蝗星變命近臣言闕政公曰前給筆札羣臣悉已條對
今什未一二施行夫言非難行之為難願陛下力行而
已無以多言為也已而有旨自今太上皇后令皆以聖
旨為號公以故典爭之不得宰相建遣王之望使金約
和公又論之亦不從俄兼給事中明年天申上壽議者
以欽宗服除將復用樂事下禮曹公奏曰臣事君猶子
事父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弒賊不討則雖葬不
書以明臣子之罪况今欽宗實未葬也而遽作樂不亦

失禮違經之甚乎退復以白宰相且引永祐龍輴未返時事為比左相湯思退曰時已遣使奉迎今則未也公曰此又誰之責也右相張魏公亦曰今乃為親之故不得以前日比公曰太上皇帝於欽宗親弟昆且常北面事之有君臣之義尤恐非所安也退具草將復論之詞益壯厲尋有旨集議而廟堂間遣禮官來偵公意公出奏草示之知公議正不可屈乃寢公在東臺不半歲詔勑下者問理如何未嘗顧己狥人小有所屈内侍李綽

徐紳賈竑梁珂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公壹不書讀繳奏以聞左右已深忌之會復有旨賜安穆皇后家墳寺田而僧遂奪取殿前選鋒軍所買丁禩田以自入軍士以為言事下户部尚書韓仲通以為不可而侍郎錢端禮覬望獨奏予之公復封上曰今若奉行前詔則當以官田給賜不當取諸軍家所買若謂丁禩得之非道軍家不應得買則亦當還直取田不當遽乾没也疏奏羣小相與益肆媒

禁公遂以特旨罷中書舍人馬騏上疏留公未報而言事官尹穡希意投隙詆公為張公黨騏後亦不能自堅而公竟去國矣明年乾道改元公年適七十即移文所居邵武軍引年告老除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久之上亦寖悟思公言將復用之五年因御講筵顧侍臣曰黄某老儒今居何許年幾何矣筋力彊否於是召公赴闕公辭謝不獲明年乃起公以老成宿望直道正言去國七年至是復來觀者如堵入對内殿問勞甚

寵時用事者方以權譎功利日肆欺罔公因復以前奏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者為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讎固非久安之計而言戰者徒為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為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耳上皆聽納以為兵部尚書兼侍讀每當入直上帝先遣人候視至則亟召入坐語極從容如是數月月必一再見公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梓宮罷天申錫宴也初公在禮

部論止作樂事公去踰年卒用之然猶未設宴也至是將錫宴公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須臾不可無也欽宗梓宮遠在沙漠為臣子者未嘗以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如魯告朔之餼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盡矣陛下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不盡忠孝於君親哉已而詔遣中書舍人范成大使金以山陵為請公又奏曰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置欽廟梓宮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心

且令夷狄之君臣其或以是而窺我矣上善其言而不及用金於是果肆嫚言人乃服公論之正而識之早也公又嘗奏請命有司作乾道會計録以制國用罷去發運使及它民間利病邊防得失數事公前以不得其言而被讒以去其復來也將有以卒行其志而上意鄉公亦益厚至是不能卒歲又以言不盡用浩然有歸志然猶未忍決求去也乃陳十要道之說以獻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材者用人之

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為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贓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略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省財之要道也言皆切中時病每奏一篇上未嘗不稱善公遂從容乞身以歸詞旨堅確上不能奪乃除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入謝且辭上意殊眷眷内出犀帶

香茗為賜既歸再疏告老遂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淳熙元年上意猶欲用公以公篤老不敢召則上手為書遣使詣公訪以天下利害朝政闕失進職端明殿學士且以銀絹將之公受詔感激拜疏以謝略曰朝政之闕失多矣其尤失者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政出多門言路壅塞廉恥道喪貨賂公行也天下之利害多矣其尤害民者官吏貪墨賦斂煩重財用匱竭盜賊多有獄訟不理政以賄成也臣願進君子退小人精選諸道部使者以

察州縣則朝政有經民不告病矣公之復歸又十年雖
身安田里老壽康寧無復它念然其心未嘗一日忘朝
廷間語及時事或慷慨悲辛不能已聞者蓋動心焉然
尚兾公之復起而卒有以寤上心也七年八月公竟以
疾薨於家之正寢先是屬疾踰年手草遺表猶以山陵
境土欽廟梓宮為言而戒上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
右言尤剴切至是上之上聞悲悼朝野相弔詔以正議
大夫告其第享年八十有五累封江夏郡開國侯食邑

千五百户實封百户娶熊氏詹氏又娶詹氏封淑人三男源通直郎瀚承務郎浩從政郎六女承議郎倪治通直郎吳應時宣教郎謝源明承事郎張鑄承事郎陳景山其婿也第二子及第二女皆天孫男七人女五人公天性莊重終日儼然坐立有常處未嘗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未嘗戲言茍笑它人視之若有所拘繫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雖在燕私亦未嘗須臾變也居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恭而信淡

而久苟非其義一介不取諸人亦不以予人少時貧窶
炊黍或不繼而處之甚安至其力所可致則亦不使親
與其憂也晩歲宦達而自奉簡薄不改於舊惟祭祀則
致豐潔細大必身親之仕州縣奉法循理敦尚風敎在
朝廷守經據正思深慮遠不為激訐之言表襮之行以
矜巳取名然誠意所格愈久而上下愈信服之上雅敬
重公屢有大用意而公卒不少貶以求合上問進取必
謹對曰先自治問理財必謹對曰量入為出始終一說

未嘗少及功利至於忠孝大節敬終追遠之際則深有
所不能忘者蓋自始對詔策已發其端而痛夫欽廟梓
宮之未返則論之終身至於垂絶之言不釋也嗚呼悲
夫推公此心可謂無歉於幽明而其法戒之所存雖與
天壤相弊可也尤恬於勢利興廢之間人莫見其喜慍
之色為郡從事時驗茶劵有偽者吏白公當受賞公謝
却之罷惇宗而造朝也臨安學官與試貢士公以朝命
攝其事時見官外猶有缺員用事者故以嘗公已而試

事畢公即解印去其人曰所攝當缺員盍亦自言以審之乎公竟不顧用事者以是惡之在王府時龍大淵為内知巳親幸它教授或與過從觴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它教授多蒙其力公獨不徙官為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武學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圖以獻宰相召長貳而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綰未對公指所畫對曰治世何用此為周退語人曰黄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為諫諍官也

六和塔成宰相命諸達官人寫釋氏四十二章之一刻之壁間公謝不能請至再終不與其不惑異端又如此所居官人莫敢干以私然公初未嘗有意固拒之也蜀士有仕於朝者同列多蔪侮之獨感公遇已厚然公亦未嘗有意獨厚之也尤喜薦士王詹事十朋張舍人震皆公所引張忠獻公劉太尉錡之復用公力為多然未嘗以告人諸公或不之知也致仕里居前後十五年收死恤孤振貧繼絶蒙賴者衆而公未嘗有自德之色平

居門無雜賓邑里後生有來見者躬與為禮如對大賓諄諄教語必依於孝弟忠信未嘗以爵齒自高而有懈意惰容也葢公之為人生質粹美天下之物既無足以動於其心其學於天下之義理又皆不待問辨而已識其大者若其誠意躬行則又渾然不見其勉強之意而謙厚慤實尤以空言為耻以故當世鮮克知之然親炙而有得焉則未有不厭然心服者嗚呼所謂訥言敏行實浮於名者公其是與明年將葬嗣子源使其弟瀚狀

公行事屬熹以銘熹辱公知顧甚厚且嘗受命以識先大夫先夫人之墓矣不復敢辭乃敬叙其事而銘之公墓在邵武縣仁澤鄉闕里居第之北曰闕原葬以十二月初五日其銘曰

天下國家孰匪當務曷為斯本身則其處事物之理指數其窮曷其大者維孝與忠我觀黄公天畀淳則植本自躬有大其識儼其若思履衡蹈從盛德之表見於聲容烝烝於家懇懇於國敬終厚遠靡有遺慼根深末茂

綱舉目隨行滿當世言為寶龜出入兩朝初終一意酬酢佑神表裏一致用而不究君子惜之勒銘幽宫維以質之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公諱基字夢周有宋太宗皇帝之六世孫也其曽大父某大父某皆為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王韓成二國事皆見國史父某舉進士中第未及仕而卒贈中奉大夫公生睦親宅以郊祀恩補成忠郎少孤能自植立刻

意為學欲以文字成名於世遭亂轉徙不克遂其志年甫冠調監常州宜興縣稅是時冦難未夷道路艱棘公治征筭不以苛𡢃為事往來便之在官獨居一室日以讀書鼓琴為事一無他嗜同寮莫測其所為至使人陰伺之已乃信服叅知政事張公守亦知其賢更以為饒州永平監舊法課卒淘土取棄銅以益鑄用數登萬斤輙書勞受賞前後相承程董峻切役者病之公至獨歎曰瘠人肥己吾弗忍也亟罷去而節他費以足用守董

耘賢之且愛其詞章薦於朝請為易文資不果去居信之弋陽一時名勝爭迎致館轂且遣子弟從之遊久之自請為祠官得主管華川雲臺觀始來居邵武時中書舍人王洋知軍事尤深禮敬與酬唱往來稱嘆不置秩滿為建昌軍兵馬都監郡守知其廉絜藏出納悉以諉之復監泉州郡使司糴事公知前積蠹弊歎曰踵是則吾固不能正之則蒙其辜者必衆吾豈為禍始乎因力辭之既而有求代其任者果不免聞者歎服晚再為福

建路兵馬鈐轄累官至武經大夫行年七十有三淳熙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公配恭人滿氏某官中行之曽孫女子男五人善俊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善佐朝散郎知常德府事善儀秉義郎善任承節郎善傑忠翊郎而善任蚤卒女七人亦夭其五人則從政郎鄧祖攸迪功郎揚揑李絪黄造司馬蓮其壻也孫男女各二人皆幼明年諸孫特奉公柩葬於邵武縣新屯西宅之原而書其事狀如此使人來請

銘熹雅聞公為人恬淡寛博自少以廉謹自將平居未甞有愠色尤不喜言人過以急難告者必周之未甞計有無也生長太平公族間不為華靡之習從宦所至壹以仁恕惻怛為心雖勢畀不得盡行其志然其隨事及物亦足以見其胷中所存者㦬恭人有賢行諸子皆以文學稱而淮西常德連中進士第皆及公無恙時被遇通顯知名當世公晚更得閒適因不復問家事顓用棊酒自娛而老壽以没嗚呼是亦可以無憾也夫乃考其

狀叙而銘之銘曰

唯紓人之勞寧卹已之進豈曰已之廉而速人以病仁夫趙公有嶧其宮我銘斯石以詔其終

夫人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温州瑞安縣人世隱德不仕夫人生柔順靜正父毋愛之擇所宜歸以配郡人張君某既歸事舅姑盡禮晨夕敬問衣服飲食寒燠之宜而節適之舅姑未食不敢食未寢不敢寢姑性嚴重事有不可其意終日

不懌左右莫能近夫人獨從容娛侍所以開釋其意者萬方俟其語笑復常乃敢退如是者十有八年隣里親族覸之不見其一日懈也舅姑没哀毁不勝衰張君家故饒則喜賓客中歲少窶約然不以屑意朋舊過門輙飭庖具饌相與樂飲如故時館客於家至或旬月不厭夫人節衣食以奉其費無難色不使張君知其有異於前也佐張君教諸子皆有文行既而其長揚卿遂登進士第仕州縣以敦樸詳練為諸公長者所知張君由此

亦以太上慶壽恩補承務郎而致其事老壽家居子孫滿前鄉鄰以為榮而夫人已不及見久矣蓋夫人以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闕卒享年五十有五凡生三男三女揚卿之弟曰振卿曰闕卿女伯季蚤卒仲適成忠郎監左藏西庫林鏞孫男八人女六人卒後四年乃克祔於先姑周氏之塋又二十有五年而揚卿以從政郎為南康軍學教授與予聯事相好也一日狀夫人之行以告曰揚卿之禄已不得逮其母日夜痛于厥心如

又不能有以表其行實之懿於方來則不孝之罪死有餘責敢敬泣拜以請夫子幸哀而予之銘是使揚卿得以不死其親而免於戾也予辭謝不獲而未及為明年去郡揚卿又以書來請不置乃序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既孝既敬又儉以勤天曷報之子秀而文生短慶長儲豐饗啬銘以訂之百世其澤

劉氏妹墓誌銘

新瀏陽丞建安劉君子翔彦集之妻吳郡朱氏者先太

史吏部府君之女而熹之女弟也為人質實易良自幼
不見其有妄言慍色生五年而失先君先孺人愛之年
二十有一以歸劉氏事皇舅大夫公禮敬飭備下及旁
側侍御委曲逢將尤有人所難者大夫公没佐彥集理
家事勤約不懈撫教諸子愛而有節其逮下有恩意門
内之治雍如也淳熙八年年四十有三二月乙未以疾
卒子男二人瑾瑱皆將仕郎女二人未嫁彥集將以是
歲十月辛酉藏其柩於崇安縣西三里大夫公塋左若

千步謂予曰子盍銘諸予寡兄弟先君之遺女唯此妹
予既杜門山間而妹亦幸不遠嫁一歲中率再三見其
遠别惟從其家之官時為然然不一二歲輙歸復相見
今其病死而予適從吏役歸則不復相見矣獨與彦集
相持大慟而彦集又為予道其將死時與家人訣别付
託兒女狀尤使人不忍聞嗚呼孰謂吾妹而遽至此耶
老病且哀不能文彊書此以識壙且為銘曰
哀哀吾弟歸藏其丘懿此遺徳後人之休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與其弟竹友先生名薖字幼槃俱學詩於黄太史氏而以清介廉節有聞於時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獨以其詩行於四方而其行業之懿則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詳焉是可歎已竹友之子曰敏行字長訥自號中隱居士娶李氏生子曰源字資深始以進士得官為文林郎邵武軍邵武縣丞且以慶恩得封其母為太安人葢將有以大其門

者而不幸以卒識者莫不傷之資深自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庠塾閭士大夫之賢者來臨川聞其名莫不延致而賓禮之再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先生故不使從吏部選言於上以為建昌軍學教授居官靜重有守然事有當為亦不憚改革也嘗祠其鄉之賢者五人於學以勸諸生而故劉侍郎季高為之記秩滿諸生相率狀其行治扣漕臺請留之使者知其賢顧法不可因相與薦之得稍遷秩復教授江州州學未行遭

父喪終制調隆興府南昌縣丞會李侍郎仁甫將漕江
西披輯舊聞以修一路圖經於官屬中獨以資深為可
與於此者又與諸使者共薦之嘗行邑事歲餘屬帥守
以聚斂為急諸邑奉承唯謹而資深獨無所屈常歎曰
迫貧民以奉上官吾弗忍為也帥守以是於資深獨不
悦而邑人深德之既去父兄子弟相與送之數里不絶
帥守愧歎亟以薦書追而與之詣曹校考當改京秩會
舉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當路者多知其賢而常平使

者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幸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病不起矣時年五十有八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資深天資渾厚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教學以奉甘旨教撫弟妹而婚嫁之鄉黨稱其孝友家世清貧獨有園壓數畝中隱君既以其號榜之至資深雖從官然於生產亦不能有所增益獨葺此園築室其間雜蒔花木蔬果桑竹暇日挾册吟哦其間雖飯蔬飲水不自知其有不足也其詩秀潤和雅有二祖風致存者百餘篇號空齋詩

槀云資深娶同郡黃氏生三男五女男曰樞曰機曰椿女所適曰嚴享甫曰饒祁餘未有行也資深在邵武時嘗以檄書便道過我予雅聞資深名一見即知其長者既去遊武夷山水間得予所結廬處復留詩見屬予以是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慙也顧未及酬而聞其訃又以病不能往弔今樞等既葬資深中隱君墓之側而以書奉資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來請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資深前日賦詩相屬之意不可以終

莫之償也乃為之銘銘曰

惟君家世隱淪載其徳之後人君承之勢欲振塗未半隕厥身藏於斯從隠君陵為谷訂此文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紹興中宰相秦檜專柄用事諸有故怨及不附已者皆誣以罪竄嶺海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朱崖天子哀之還其柩將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紹聖丞相惇諸孫雅怨趙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檄

常山尉翁君蒙之護其喪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而陰使人喻意使并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憾且媢槍取美官翁君不可則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翁君度傑意壯不但已或更屬它吏則事有不可爲者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爲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又兼知翁君女弟適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實當時草詔罪狀㥄者益怒乃誣翁

君它罪劾之㑹胡公弟寧為尚書郎具以其事白檜檜亦悟為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徙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它而傑遂廢不復用當是時天下莫不高翁君之誼慕翁君之名而想見其為人者今天子即位近臣乃以其事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秩再除中都官皆以省員補外晚乃歸為司農寺丞未幾而卒聞者莫不哀之君字子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水村大父彦深宣和中為秘書少監梁師成欲一見之不可得

遂久不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太常少卿以集英殿修撰歸老於家父揆文林郎容州司士曹事亦以文行知名蚤卒君以集英任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尉常山移婺之蘭溪更調明州司理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又以少毋喪去官改原缺郎監登聞鼓院出為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當塗澇疫君以檄按行拯療極力全活甚衆除軍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值歲凶君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使

襲公茂良與諸使者合言於朝乃召丞大農卒時年五十有二淳熙元年二月十三日也君自幼卓犖不羣曹偶敬憚而孝謹順悌事集英及母兄無間言兄没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已女集英引年恩當及君子君推以予從祖弟履之家居不問有無仕官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即有不逮雖奔走乞貸勞辱不憚也歴陽張晉彦以子孝祥被親擢冠多士故忤相檜意逮繫廷尉親舊畏禍及已莫與通求

所以為槖饘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慨然謁其兄罄家
貲得白金百兩遺之㑹檜死事乃解後張氏父子俱官
達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遊亦毋規正其失
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時同寮劉氏子琦奔父喪病
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輿致其家蚤莫躬治粥藥琦得
不死它所為類此人所難者甚衆不勝紀平居食客滿
堂莫非有求於君者而君不之厭也娶李氏紹興史官
彌正之女先卒無子以從祖兄誠之之子樗年為後一

女適修職郎王伸君家自集英時有别業金陵君即居之既卒遂葬江寧縣西北村袝以李氏後數年君之甥豫章通守胡君大原狀君行事以來曰舅氏志未克伸而不幸至此其高節馴行有不可以弗識者子盍識諸吾且刻其墓上予婦家與君有連姻得蚤從君游相期甚厚讀其書為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事而銘之銘曰仁全故家知折姦謀勇蹈大難賁育其儔偉哉若人躬此達德俛哉終身靡有回遹無曰斯邱四尺之崇志私

起懦千載高風

晦庵集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九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舉人臣張　護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集卷九十二　　宋　朱子　撰

墓誌銘

岳州史君郭公墓碣銘

公姓郭氏諱份字仲質其先自吉水徙新淦曾祖亶祖麾皆不仕父彌約始仕有能稱至朝散郎以卒誄其行者皆當世達官名士公幼沈敏能自力學問甫冠中進士第為辰州道州南雄州州學教授荆湖南路轉運司

幹辦公事湖南自軍興治戰艦積材於場久而腐敗相承募丁卒守視不已公白之臺毀材為薪歲省衣糧萬計官有羨緡數十萬議欲獻諸朝公曰此非可繼也使者為止醴陵有豪族取民田以治居室上流有古陂輒徙之田以蕪廢訟數十年不息公曰是不難辨以地比與圖視之一訊而决還陂於上流溉田如初用轉運使黄鈞等薦得通判常德軍府事賜緋衣銀魚常德在湖北為望郡更二太守無善狀公至委曲扶持之靖獠干

紀王師討之公主督運山行既艱而水道經若水寨遡
流百餘里尤險惡漕幾不通公命輕裝淺舟水陸俱進
軍用不乏師還第功遷秩擢守興國軍至郡承前守罪
去之餘帑庾空乏北軍以廩假不時至或羣譟府下公
奏留上供萬斛以寬郡計而申著令以戒有司凡給俸
賜以下為先衆乃悅服未久以憂去免喪奏事闕下即
日除知岳州又積年勞轉朝散郎還至豐城暴得病卒
於館舍年五十有七公娶李氏再娶喬氏男曰蒙今為

廸功郎新贛州瑞金縣東尉女二人長適彭浩前卒次未嫁公性純儉被服如寒儒家人習慣不知為驕奢居官斂晦不為赫赫之名然所至為上官所推舉平時温温不妄喜怒及其遇事破姦發伏人亦不能回也公最樂義亦勇於有為有踈屬之女受鬻于人公聞之遽校牒遣幣贖而嫁之鄉人有旅死者公為棺斂歸其柩于家有舊同僚之官地遠貧不能行公為裝遣之雖靴袍巾幞之類畢具周人之急皆此類嘗因講治道以義役

節目授其門人李伯賢令推行之自其鄉始令江西諸郡義役公實發之嘗謂門人曰九重有規恢之志而文武士不任其責寬恤令屢下而百姓無固結之心北軍就食東南布滿州縣無以善其後是三患也嘗因賜對建言常德當夷獠出沒之衝比年復有茶寇之警而屯兵財二百人不足用以彈壓湖北一道北被邊南控溪洞多寇賊而城壁皆不治尤非所以備不虞者請以荆鄂千人戍常德而諸郡城惡者亟治之便又言獄者人

命所繫故推吏賦祿厚而受賕輒以重法論至獄卒隂操木索箠箠輕重之權慘虐尤甚而今以無祿故為姦利者得從輕坐甚亡謂請詔有司議廪獄卒而重其法義倉歲賑矜寡孤獨甚厚然其惠偏於市井而不逮山谷請即鄉落寺觀分置居養院以活遠民之無告者葢公雅有當世之志而於吏事尤不茍其所欲為固不止數事然即此而觀亦足以見其所存矣使究其用當如何哉天資樂善見當世德人莊士必慕與遊在長沙善

故張侍講敬夫敬夫稱其靖端有守數為延譽諸公間居鄉厚令劉常州子澄子弟皆從之學有立志公沒而蒙愈自力于為善嘗以田二頃為義莊周貧族人以為猶用公平日之意也公卒以淳熈某年某月某日葬以九年正月乙酉墓在吉水縣同水鄉赤石潭之原蒙以子澄之狀來曰吾先君子甚高下風之義顧不幸不得卒其定交之願以死蒙又不孝無以慰其泉壤之思唯是表墓之碣未有以書敢介常州以請吾子惠而許之

則為有賜於吾先矣予聞其言而悲之讀其事狀又知公之為人如此亦恨前此之未始得從公遊也既次其事又作銘以系之銘曰

端而靖足以有守敬而敏足以有為胡嗇於年不卒其施惟後有人克堂厥基我銘斯石以詔無期

宜人王氏墓誌銘

右朝請大夫任公諱賢臣之妻宜人王氏明州慈谿縣人故朝奉大夫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諱庭秀之女

年十七歸任氏任氏世為肴山人後徙蔡州靖康之亂大夫公昆弟始奉其母魏國太夫人犇走南渡生理蕭然宜人嫁時裝甚厚盡捐以佐朝夕之用事太夫人盡愛敬甘旨無闕供無故未嘗輒去左右遇有疾衣不解帶粥藥嘗而後進與大夫公相敬如賔所以輔佐之者甚至大夫公嘗通守武昌久攝郡事前例攝事者受俸給與諸司問遺往來皆如真太守大夫公疑之以語宜人宜人曰異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幸粗

足何以是自汙為哉大夫公以為然皆謝不取大夫公歷守數郡晚歲奉祠以歸或以其精力未衰猶可以復仕而宜人深以止足為戒大夫公乃不行宜人治家嚴而有法歲時祭祀先旬月戒具至期齋肅每事必親雖疾亦强起中饋酒食之事盎終身不以諉人教飭子孫甚嚴未嘗假以言色而視其飲食時其寒燠皆有條理遇下有恩意然敝衣袴亦不妄與既病猶治家事不廢中外肅然者十年以淳熙九年十一月三日卒享年闕

子男三人璜宣教郎知江州德化縣事玠承務郎知臨江軍清江縣事皆先卒璋廸功郎袁州萬載縣丞女一人適通直郎通判容州程説之孫男七人希夷舉進士調廸功郎建寧府浦城縣主簿圖南廸功郎嚴州建德縣尉斗南應南鵬南摶南女三人璋希夷將以十年七月某日奉宜人之柩葬於邵武軍邵武縣長樂之原使其友方士繇述宜人閥閲事狀來請銘予先君子嘗與大夫公昆弟游義不可辭而希夷士繇又皆嘗

來學其言宜不妄乃删取其大者而系以銘銘曰

奉饋髙堂恭敬止佐夫子治成厥美肅如嚴君秉周禮考終卜吉藏於此土平川紆山崛起長樂之樂詒孫子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吾友石君子重諱某其先世為會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某避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廸功郎以没父諱某贈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太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不羣年十二即自知

刻意為學晝夜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廸功郎郴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説前言往行勵以致遠之業常語人曰吾閲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秩滿改從事郎調泉州同安縣丞天旱民饑縣白府請得蠲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為命縱不能救忍復箝其口乎守怒未

已遣幕府官按驗至則希守意以為不當蠲君爭益力
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諉君君既行視歸即揭牓喻民
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召鄉吏閉廨中使鄉為一榜
戶列所蠲與其當輸之數既成立授里胥使走揭於其
所於是上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便之
改宣教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決者君一
訊立辨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愧謝而去它邑滯訟
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為寓客治第而屬役于縣其費

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為天子牧民豈為若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顧求罷竟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劒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賈請借民租君不答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絶而田入見戶者與鬻産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内之際要為簡

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闗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為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為學君至即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敎之日親率佐史宿賔客往臨之因為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為修已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員外諸生

數十或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宮為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為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摭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為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此鄉為仇敵者君為榜喻之即斂手聽命輸賦解仇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辯

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落自為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或畫像祠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再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

頃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
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
尚書鄭公丙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九
年六月乙丑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為人外
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
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間怡怡如也族黨
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己子
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弃子募人母之月有給焉其

為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于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縣疎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為迂回避就之計其為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其與予遊相好尤篤也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

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為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吒學子為寄而君不果來當年奉使浙東聞新剡饑民轉入台境甚衆亟以屬君君即慨然以為已任其得免于饑凍捐瘠而歸者益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微繼喻繼善繼周女五

人長適范籍次許嫁商月卿餘尚幼君為文明白徑切似其為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微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溪先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已病歸臥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叙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瘳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儔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醻也時若可俟而君不留也龍

谷之城雲溪之宅詺彼茫茫不在斯刻

榮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故參知政事會稽李安簡公之配曰榮國夫人姓管氏其先齊大夫敬仲相桓公霸諸侯有功世祀于齊中徙秣陵後避五季之亂復徙處州龍泉縣久未有顯者及夫人之曾大父諱大忠以子師仁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子少師始為郡著姓樞密之弟師醇贈承事郎生子時可以明經飭行為鄉里所宗遠近受業之士甚衆嘗有

欲薦之朝者謝而不許竟不仕以卒鄉人皆以先生稱之後亦贈承事郎夫人其季女也生有淑德族人稱其婉嫕李公聞而聘之時公方以侍御史言事謫官貧甚夫人入門泰然無纖芥不樂意後公復為時用入參侍從出殿藩維遂登廟堂位亞丞相禄賜豐矣而夫人處之以約食飲居處所以自奉者不少異于前日也從公守郡輙戒家人無得買官下一物在宣城時巨盜猝至攻圍甚急公方悉力拒守而夫人以免乳得疾危甚公

以爲憂夫人曰死生命也公宜一意捍賊無念我公壯
其言厲氣循城賊爲觧去及公以忤秦檜謫嶺外遂浮
海南居儋耳久不得還家留故里日復窮空夫人至斥
賣簪珥以給用度身不肉食者十餘年而亦無甚戚戚
也檜憾公不釋捕公子孟堅繫廷尉誣以私史遣吏索
其家或以告曰夫人亦且逮矣闔門恟懼夫人獨夷然
不爲動曰禍福之來非可避就自是無愧斯巳矣已而
卒無它始夫人嫁不及舅姑以爲恨歲時祠祀齋潔嚴

敬凡滌濯烹飪之事必身親之比老愈篤諸子女多出
元配黄氏夫人獨生二男二女而撫愛均一人無間言
公南遷時二男者皆方數歳夫人教之學既冠皆以文
行稱公及見之喜曰吾自教之亦不過如是耳待諸婦
如巳女遇左右寛而有節有所不及務掩覆之平居端
莊静一舉動有常度内外親黨皆法象其賢嘗從容語
諸子曰凡人處心宜公待物宜恕吾雖不學然於此若
有得焉行之終身不敢一日忘也益李公平生以剛直

聞晚歲遭讒去國投荒蹈海九死不悔而夫人之德所以配之者如此亦可以無愧矣累封縉雲郡夫人以淳熙二年二月某日甍享年七十有二十月丙申葬會稽縣太平鄉官漾之村後以子孟珍請貤所遷官以益封於是乎有榮國之贈子男五人孟博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孟堅右宣義郎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公事孟醇不仕皆先卒孟珍通直郎權發遣江陰軍事孟傳從事郎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女五人長適左朝散

郎曹粹次適迪登仕郎陳汝楫次適進士陸權之次適承直郎沈程再適奉議郎章駒次適朝奉大夫潘時孫男八人知常從事郎早卒知微從事郎知言知易皆承務郎知退知孝知和皆未仕女十一人其四已適人曾孫男女各一人皆幼初大理卿章貢曾公逹以女妻浙東從事深知夫人行事之實既為之狀將以請銘而未有所屬也曾公卒江陰使君乃以狀授熹熹既晚出又滯窮鄉不及升堂盡敬以觀夫人門内之治而曾公又先

達也初不敢當顧先君子實嘗為安簡公所知則義又有不得辭者敬為之銘銘曰

婦德之美維順以柔剛以幹之其德乃修人曰夫人匪慈則孝我相其中不可屈撓貧安富節執禮勝私逢世之紛蹈險若夷維其堅剛以一其度俾易其艱以燕以譽惟公夫人合德殊施此内而安彼外以危要其所終兩絕慚悔匪篆匪辭曷詒冥昧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右朝請大夫李公諱縝字伯玉濟川巨野人故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之曾孫朝請大夫贈少師諱瑑之孫而參知政事贈太師諱邴之嗣子也公之家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静先生諱昭玘者學於高郵孫公覺眉山蘇公軾之門文甚高而廉静樂道不求人知仕元祐及建中靖國中為起居舍人至太師公遂以文字行中朝有重名于政宣之間及紊建炎大政又以忠節為詔所襃退而老於江海之上餘二十年當世益高仰之公

生有奇質警悟絶人年十二三時賦盆池詩有疑與月相吞之句故相何臬一見嗟賞既長益自植立務記覽為詞章其言奥雅靚深有非一時文士所及者而深自閉匿惟恐人之或知也性至孝事太師公及母和國夫人油油翼翼無故未嘗輙去左右雖近出數里必取期以還少以父任補承務郎監南嶽廟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再除轉運司主管文字公以去親遠不欲行太師公强遣之至官竟不一歲兩易主管敦宗院以

歸未幾丁內外艱服除連丐宗官舊秩及爲崇道祠官退處于家不復有仕進意益方是時秦丞相檜當國猜暴叵測故家大族一罹飛語無不糜碎公雖棲遲冗散猶懼不得脫於是益務潛晦息絶交遊雖親戚少見其面如是累年人亦莫測其意也買園居第之東結廬種樹翛然其間自號萬如居士而爲之傳其詞曰居士少知讀書通訓詁不能洽浹如當世儒者然亦無所不讀其于授受必以義接物必以誠逕情直行不屑毀譽雖

仕宦連蹇不遂視一時儕輩官尊祿厚而不肯一動其心為敦宗凡三十年官不易而家益貧常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于人何若無欲于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以是當官及家居未嘗求人知而人之知之者常出于意外少慕阮思曠向子平之為人既孤買宅東隙地僅五畝為屋數楹植花數十本竹百箇而置常所閱書數十卷朝夕徜徉於其間雖金石絲竹之音姬嬙環珥之飾車馬旌旗之列五鼎方丈之食不以易其樂

性懶甚不喜為文酒酣性發時為詩以舒懷至其行意擊節慷慨自以為未後于古人性謹密而胸次蕭然無所適莫顧不喜與俗子語稠人廣坐或終日不交一談而藜杖幅巾率然乘興訪高人勝士於閑暇時談世外法至或忘歸間問祖師西來意旨僅識其趣不能悟解也其胸懐本趣益如此然知公者猶以為文不足而實有餘也秦丞相死衆賢稍稍登用丞相陳魯公雅知公推挽甚力而不能致乃白以為通判福州事而公巳病

矣連帥汪公應辰亦知公賢禮敬之且不欲煩以事公曰食焉而怠其事豈吾心哉力請得復奉祠以歸居二年而卒時年五十有六隆興二年十二月某日也公娶趙氏寶文閣待制思誠之女再娶馬氏中大夫安仁之女皆封宜人子男二人諫承務郎與慧秀發年甫十三而讀書作文有兼人之功公奇愛之不幸蚤卒公哭之哀久而不能平也訥今為從事郎福州長樂縣主簿女四人其壻右通直郎徐樗文林郎劉珫進士周庭實承

信郎陳時可孫男一人啓宗將仕郎始公葬太師公泉州南安縣石鼓山而指其北百餘步曰此吾之所歸也卒之明年三月某日訥奉公柩藏焉又集公所為文十卷梅百詠一編藏于家熹之先君子太史公甞獲從太師公遊而辱知焉及熹試吏泉之屬邑又得拜公函丈每白事府下退輙詣公公必為置酒留連竟日論說古今商略文字皆極其趣下至吏道物情利病纖悉亦無不盡至于有所難言則其悼嘆閔惻之情未甞不鬱然

見于眉睫之間焉以是知公非真無意于世者意公猶

且進而有為也後三十年再至溫陵而拜公墓則其木

拱矣俯仰今昔為之流涕益不唯荒烟蔓草之悲亦以

重嘆公之終不遇也於是訥狀公行來請銘焉不得辭

乃為銘曰

右史之德冲靖淵默太師之文洪為忠勲公承厥家克

篤其慶惟德與文既積而盛胡不逢遇達于事功浩其

永歸閟此幽宫萬如之篇公實自贊銘以昭之不遐有

歎

夫人虞氏墓誌銘

建陽縣崇政鄉百樂里有君子居焉曰左宣教郎江君諱琦字全叔以學行有聞所與遊多當世鉅人長者没而徽猷閣直學士胡公黄實銘之其夫人虞氏亦有賢德後公四十有一年卒其嗣子明將以淳熈甲辰二月庚申朔旦葬于其居里晋光之原而使介子嗣奉書及承議郎同里賈君應之狀來請銘予家建陽崇安間距

夫人之居不百里燾得與夫人二子遊因得講聞夫人
之行事而竊高仰之獨恨未及進拜堂下而夫人没今
乃幸得託名立石以詔後世其何敢辭夫人諱道永字
無盡本劉氏女其父處士某同産有適虞君侗者自夫
人之幼而愛之携以歸鞠虞氏因冒其姓少長聰明識
義理不樂為世俗華靡事往來兩家愛敬曲盡恩義兩
得兩家父母皆憐之擇其配以歸江公入門時舅姑年
皆甚髙禮法峻整諸婦少得當其意者獨夫人左右奉

承禮無違者凡調脼烹飪之事既躬服其勞而薪火之節亦必謹候視務為敏給以稱徹指既進饋則又退屏側立踧踖以聽惟恐少不中度至或陰儲它饌以備更索雖在亂離顛沛之絶之中亦必多方營致不使有纖芥不滿之意皇舅朝奉公年九十餘每語人曰是善事我其居家事夫教子皆有法度閨門之内肅然以莊雍然以和江公性剛直居官遇事有可否必極力論辨人有過失至面質責之夫人視其或過甚者輒從容諷解

江公敬馬江公沒時諸子皆幼夫人年甫四十以禮法
自將持守門户教督諸子親授經訓歳時薦享細大必
親江公從官時先疇之入悉兄弟衣食無所問既沒夫
人命諸子悉推與之且別其籍曰此前人之志也虞君
老且失子夫人歸養益謹送其終哀戚甚益不沐浴不
鹽酪者三年且為之選于宗人以奉祀而歸其貲産江
公女兄適人既老且貧夫人迎以歸厚其養給禮敬飭
備十五六年不少懈既又為之室其子焉聞人之善如

出諸已見人疾病困窮閔惻調護惟恐不及性喜觀書讀易論語得其大意下至練養醫藥卜筮數術無不通曉平居處事詳練縝密與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詞甚簡而理無不足族姻内外咸髙其行服其言有疑必就咨焉事有難平者衆口方讙呶不觧有告曰夫人之言如是則往往翕然以定晚學浮圖法一旦脱然若有會於心者即屏簪珥卻酒肉布衣蔬食以終其身遭淳熙慶壽恩當得封諸子言于有司將上其事夫人聞之曰

吾已棄人間事何以此為且命而不謝是為欺君吾敢安乎竟辭其狀不復上九年歲在壬寅夫人年八十矣一日語諸子曰我將行矣諸子驚遽呼醫進藥皆揮去曰毋勞我益甘寢六日而沒三月十五日也子男四人曰渙曰明曰紹曰嗣渙紹早卒明嗣皆以文行知名嘗以選士貢京師孫男五人女四人賈君所狀夫人之行如此大抵予所逮聞也益嘗竊謂夫人資稟高明器宇恢廓凜然有烈丈夫之操使其生於治古禮義隆治之

時習聞姆師之誦以盡夫人倫物理之精微則其所以自立于世者詎止於此然令以其所就而論之則為子孝為婦順為妻正為母慈嗇于奉而豐于施厚于義而薄于財於人之所以為人者亦幾可以無憾是則可不謂賢乎哉而世或以佛學稱之亦淺乎其為言矣為之銘曰

士誦聖賢以沒其世孰不有聞鮮克身詣豈如夫人弗學而知知之所至其行亦随俾究而窮曷内而外藉令

不然亦寡其悔彼幽者禪此明者天有如不信訂此豐鐫

篤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戊寅崇道趙公善應卒于餘干私第之正寢明年葬縣東北華林岡後六年今少傅福國陳公乃大書其碣之首曰皇宋篤行趙君彥遠之墓於是趙公嗣子汝愚方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涕泣手疏使人奉其書及故荊州牧張侯栻

鄂州守羅君願所序行實若狀兩通致之新安朱熹曰請得銘而刻于下方熹竊惟念平日所聞太宗皇帝之元子漢恭憲王實以至德高行為宋太伯後世雖屬籍疏遠爵秩寖微然猶多法象其賢者盖歷七世而得公則又以孝友仁厚被服儒雅克篤于家而聞于邦卓然為宗室儀表雖士大夫之賢而有禮者皆自以為不及盖教其子移孝為忠對策庭中無所諱避天子異之擢以為天下第一後歷館閣侍從奉使典州皆以風節惠

愛有聞于時然天下不以賢其子而曰子直之能為此
嗟乃其父之教也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者矣陳公
之目之也豈虛也哉是法宜銘顧陳公書法之嚴已足
傳世而熹愚賤又所不當得為旣禮辭不獲命則敬考
其書而悉次第之葢公之曾大父曰開府儀同三司建
寧軍節度使建國公仲企者恭憲王之曾孫也實生東
頭供奉官士慮供奉生成忠郎不求成忠娶濟陽晁氏
生公公生于政和戊戌卒時年六十自建炎初補承信

郎八遷至修武郎歷監秀州崇德饒州餘干安仁縣景德鎮之酒稅潭州南嶽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後五年汝愚逢宗祀恩始更贈為通直郎公資純篤孝謹少時父病訪醫行禱暑不觧帶遭喪不內勺飲既殯居廬歠粥既葬乃食菜果終喪比御猶弗入也事母益兢兢致養嘗以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公遽止之曰毋恐吾母為也露坐達旦門啟而入以母畏雷夜或聞雷必披衣走其所視門隙有光則扣而入否

則屏立以待官薄食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矣未服不敢服雖一瓜果必相待共嘗之諸妹遠嫁者極力致之相與娛侍親側内外諸孫合貴賤且百口菜羮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從姊妹之遠而貧者亦以令分俸給之遭母喪時年五十有五矣始侍疾時嘗刺血和藥以進至是哭泣嘔血毀瘠柴立終日俯首柩旁聞雷猶起側立垂涕凡食之可于口者不必酒肉衣之適于體者不必華采聲之悅于耳者不必音樂皆弗忍以身

接雖其哭泣有時而哀痛之心無時忘也三年之外生朝必哭于廟有欲為禮者號泣向之其後累年言毎及親猶未嘗不揮涕嘗陵尤袁延之見而歎曰古君子也父以肺疾終終身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歲值卯謂兎神亦終身不食也墓戶有不能事其母者觀公之為惕然悔悟遂以孝稱識度超曠不計有無平居自奉甚約而汲汲然惟以愛人及物為事故人許珪死家貧女無所歸公即聘以為次子婦嘗與台人蔣彛者同僚後至

其鄉首問之則死久矣貧不克葬而子亦謀食于外即
往哭之還其子予貲使葬它若是者不勝紀道見病者
必收養躬為煮藥比瘉或解衣遺之歲饑設器于庭每
食先舍其半家人繼之則取以濟饑者其用心之微密
至于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游且蟄者失其所
也為人謙和坦易與人語惟恐失詞色至誼有不可則
奮然無所顧雖以公族疏遠流落江湖而憂國之深如
在廊廟聞當世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不自勝聞遠

近或水旱則憂見顔色辛己江淮之警為流涕不食者數日同僚有會飲者公獨悵然北望曰此豈諸君樂飲時耶衆為失色罷去好讀書所藏至三萬卷所著有唐書録遺三十卷幸庵見聞録二卷台州勸諭婚葬文一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弟無所程督而躬行之實所漸漬而興起者甚衆居常稱曰欲學聖賢當消客氣灑掃應對是其入處也汝愚從屬籍冠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人為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聞其入館適與莆田

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於其守上饒而來迎也故不往一日呼二田夫肩輿潛入其境訪問民情閱信宿意無所忤因稍進至近郊人始知之其為人大畧如此顧宗室之在右列者例不得為要官故其事業無以見于世至其潛德隱行與其志念之精微則人又有不得而言者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虚也哉其配令人李氏丞相文正公七世孫家號西李司馬公所謂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也方承平時

宫宅婚姻皆勲侯貴戚公父子獨再世娶儒家令人明達剛果居家以孝聞既嫁事姑如母嘗封股以愈其疾公罷崇德歸時晁夫人尚無恙篋有餘金將出以獻而探之不獲蓋令人已奉而致之姑矣服飾之具擇其新美以奉公諸妹而躬取其故敝者公既勤其家不吝一錢而令人安貧自力所以成公之志為多先公十二年卒葬縣西雕峯距公墓三十里所子男四人汝愚既為時名卿次汝拙承信郎汝魯保義郎汝恩未仕亦皆斤

亓謹質能守其家法女三人長適宣教郎逄維石次適
將仕郎路希傅季未行也孫男十二人女七人而其長
曰崇憲亦舉進士中其科云熹聞公之名葢久而不及
識居常以為恨今乃獲叙德美以賛誄事而附于陳公
所書之石則既幸甚然每讀行實之書而于吕伯恭之
言又未嘗不廢卷太息也因頗采其意銘以系焉銘曰
漢邸之别去本而支心融迹泯世莫予知建土分封再
世弗振逮公而顯匪爵其仁孝不老衰惠不約弛忠不

遠忘以畀厥子篤行之表華林之臯惟其不愧日遠彌高嗟爾後人益謹毋怠出者難工德友所戒

迪功郎致仕王君墓碣銘

淳熙十有一年秋八月迪功郎致仕番陽王君彥暉卒冬十月葬其家山先塋之右既卒哭其子安墨衰經走謁予于建安潭溪之上拜泣且言曰安不天往歲失吾母東萊先生既不鄙辱而銘之今重不幸而失吾父則東萊亦既沒矣兄弟聚謀大懼不朽之託無所歸敢使

安也介東萊之文以為重而謀于下執事惟吾子之有以哀之也予以病衰久廢筆硯四方知舊文字之屬所拒者無慮數十家既以例謝不能而視安之來布衣蔬食重趼十舍踰越險阻蒙犯霜雪所以不死其親之意有非人所及者不忍使之徒手而歸也且吾伯恭父之病矣而亦既銘其母焉我其得辭之耶則應曰諾於是安乃出其友安遠節度掌書記章洙之狀以視予曰王氏唐末避地始為饒州德興人中有名申甫者以能推

歌補郡博士弟子員晚歲教授縣東三十里所曰柘溪
者樂其山水之勝卻諸生歲時脯脩而易其地以居焉
生四子其仲曰鐵隱居自放里人高之其後子孫益蕃
昌遂盡有柘溪地人因以里名其家鐵生之純之純生
居立君居立之子也字子充少孤自植立以勤儉持家
娶程氏生四男子曰賓曰安曰憲曰宗皆教之學斥家
貲為市書史聘師儒日釀黍為具博延四方名士使與
之接雖殫貨詘力不計既而安業獨先就鄉里父兄賢

之多遣子弟從之遊郡有司亦以其程試應書再送禮部未第會天子奉觴德壽宫勞賜耆老而君夫婦皆以安故相先後得官封君卒時年七十有二四子皆儼然服儒冠獨兩女前卒而孫男女已十有四人矣君性脩潔嚴重不苟所至必拂拭正席乃坐及將去猶徘徊周視乃行生平謹禮比老益虔鄉隣慶弔必先雖幼賤必躬造族姻有喪戒門内毋食肉以屬親疏為日久近有差輕財好施樂成人之美人有未善尚知之必告雖以貫

憎不自悔更為竊歎如已憂其嫁姜氏二女事則伯恭父已書之程氏之墓矣葢君之志而其室有以相之也予雖不及識王君然既嘉其子之能脩身以幸于先生君子也又哀其能始終勤劇以覬顯其親于無窮也而既諾之矣今又觀于王君之行事如此葢亦庶乎孔子所謂十室之忠信者是以三復其書而歎息焉因輯其事而詩之俾歸刻墓上既以表王君之德而又申伯恭父之遺意以厲其後之人其詩曰

鹿鳴先生詩禮傳荒此柘溪祀邈綿逮君教子子能賢千里丐我銘君阡至哉我友授子言皇皇業業無窮年眇思所屬非華軒有能力此榮其先

通判恭州江君墓誌銘

君諱介字邦直姓江氏曾大父時大父夢符父衍世居徽之婺源未有仕者至君始居饒之德興以鄉舉中第至通朝籍而贈其父宣教郎遂為德興人君少穎悟年十五六治舉子業鄉先生亟稱之君不自多一日讀程

子書至水清性善之説喟然太息視平日所學不過為利禄有不足為者亟走謁衢州徐先生誠叟以書道其所志而請業焉徐讀書喜謂其徒曰此可與共學矣居數年而歸更以其説授學者多所興起初仕廸功郎興國軍司户參軍先是受俸米者率倍其劵君獨不取其予人也亦然郡將試以難事又皆從容以決遂以廉吏薦之陞從事郎調隆興府進賢令將行會天旱民饑度比至官且不及事亟移文諭民廣殖牟麥民知君之愛

已也聞其且至爭相扶攜拜迎馬首既至不暇燕饗倍道趨府極陳所以拯救之策甚備富民舒氏當出穀餘萬斛以糶而自請以緡錢輸府冀得免糶規賞君爭之力帥守龔公茂良不悅而君執義愈堅龔公始悟從君計而君不俟報已先諭舒氏出其穀矣視饑民尤困憊者收養療治賴以全活者甚衆既而旁邑官吏多以救饑受賞或喻君盍自言君曰民饑而令食之猶子饑而母乳之也敢幸賞乎會詔蠲民田半租君白部使者程

公大昌曰常時輸租雖合勺之畸亦必使就盈數今若但減其半則全户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實猶輸一升也若自全户三升以下悉蠲之則貧民被實惠矣程公以君語聞詔從之程公喜舉酒屬君曰君宰百里而惠加一路可謂仁人之言矣君始至官有旨新沿道廃置時民方饑瘁閙是令下欲相率逃去君諭以不得已之故且相率温户金伐道旁木徹廢佛屋以助其役民喜趨事而執牽者亦便安之未幾家院又頒新圖漕臺趣

使攺為甚亟君言前役未旣後役復興民且不堪况廣西之馬歲不過三十綱綱不過五十疋新圖乃度為容二百四十疋者亦何為乎且馬之息耗在芻秣之盈虗今不察兵吏之盜其廩而必病民以豐其屋尤非分之所安也使者是其言縣得罷役而旁邑亦有賴以免者天子以連歲旱饑詔吏勑民修築陂塘以為之備吏惰不供而畏罪以希賞至有未嘗一施畚鍤而以訖事告者君獨出入阡陌推上德意喻民以利害之實而身勸

督之民感君誠意作治如法後雖惡歳猶得半稔君又
深以獄事為己憂籍逃田收其租為繫囚食飲醫藥之
費言于憲臺而刻其事于石暇日延見學子敎以孝弟
忠信亹亹不倦且祠唐故隱者崔君于學以風勵之改
宣教郎知興國軍永興縣事君舊為郡掾習知其俗到
官移書諸臺為陳五事一曰稅重之弊二曰准衣之弊
三曰續起上供之弊四曰累年不放水旱之弊五曰魚
池榷稅之弊其言明白懇切覽者動心然卒無有能行

之者盜刧民尹惠政家殺其奴而逸尉恐負課脅惠政使自誣為殺奴者知君不可欺賂吏移鞫軍獄君條其可疑者九事敎然以去畨爭之惠政乃得免永興田多水少君以水種豐凶不可期則兼課陸種立賞勸募父老傳誦至于感泣天申錫宴舊例百物皆取之民吏緣為姦費且數倍君白太守和市予直民甚便之郡當通衢使客接踵而力役不均有一歲而數役者有終身不一行者君至始為籍以均之他所以便民者多此類也

轉奉議郎四川總領司主管文字總領主餉大軍平時未嘗與民事至是東川大饑君言于其長太府卿李公昌圖請得庫之羡錢往賑之李公以為然得緡錢五十四萬以行漕米勸分極力拯救既又盡蠲被災郡縣田租而以所賫官錢代輸水浮陸走衝冒暑暍至感疾以歸而果合昌普廣安數郡之民爭繪像立祠以報其德金川民千餘家以負茶租逮繫笞箠十餘年不得釋君一旦白除之無不鼓舞感泣而去遂寧守李公燾聞之

以書遺君曰公兩邑之政可比古之循吏而見于文字者又皆如絲麻穀粟之有用于世今來佐饋軍而幕府施設有忠厚之稱葢賢者之助多矣秩滿將歸而諸使者留之使從外銓調補通判恭州事非其志也因以檄書至武昌已事而歸舟次江陵則不幸而以疾卒矣卒時年五十八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君為人誠慤敦重不妄言笑意所與合開心見誠即與異趣雖對之終日如未嘗有人少時貧窶裋褐不完而處之怡然

不妄以一毫取諸人也喪親毀瘠甚事兄敬愛有過人者自奉省約而周贍族姻甚厚徐先生之喪為位以哭遇諱日為却酒肉以報居官廉直不可屈撓孜孜焉以愛民為事興利除害如己嗜欲至于身之利害則未嘗有毫髮顧籍意也於上官有所不合爭辯反復詞旨慷慨始雖小忤然以其發于誠心卒多聽納或遂為知己如龔公尤相愛重還朝欲薦之廹銓法當試邑不果君於聽訟折獄察見底蘊而風喻開誘卒多歸于仁恕所

治兩邑獄空皆歳餘它日道出其境民老稚相携持羅拜道周有屑涕扶輿而不去者送之或越境而後反君為文不務雕刻而辨説縱横詞氣卓犖曲盡事理有玉汝堂集藏于家君之配孺人胡氏子男四人元恭仲恭叔恭懿恭女二人其壻舒竦汪升之也君卒之明年元恭等乃克以君柩還里中又明年二月壬戌遂反葬于婺源瀛山大田之原元恭以予之與君善也使君門人程端蒙狀其行事來拜泣請銘其事皆予素所聞者且

哀君之命止于此而不得盡其用以厚其澤于吾民也

為之銘曰

學以為己仕以為人廉直不撓有志必伸惠滿一同溢於四隣士飽餘功野殍懷仁才雄氣剛一言萬鈞退省其私嗛嗛恂恂宜登天朝正色垂紳攖鱗折角卒惠我民云胡不弔隕于中身欲考其德訂此墓文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淳熈十二年夏六月二十三日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

建安劉君平甫卒于家予往哭之再三其兄子學雅與諸孤學古等遂以墓銘為請予初嘗受學于平甫先君子之門因得與平甫相長大其後平甫諸兄遊宦四方平甫多家居不從以故予與平甫又獨得久相與於今四十有餘年矣然予長平甫八九歲又以勞悴早衰而平甫優游彊健雖少年有不及豈意今乃反哭平甫而遂銘其藏哉顧與平甫遊最久而知之深莫如予者不忍辭也平甫名玶建之崇安縣人屏山先生諱子翬之

子而贈太師文安忠顯公之孫也忠顯公以忠義死國著名靖康建炎之間國史有傳生三子長曰寶文閣直學士贈少傅諱子羽而屏山先生其季也少嘗一仕為莆陽郡丞秩滿即稱疾奉祠以歸樂道著書十有七年而卒其書皆傳世平甫以少傅公幼子為之後補官餘三十年未嘗一日仕州縣雖其邂逅不遭事有適相似者抑其家法之傳亦有自也葢平甫自始仕即為南嶽祠官嘗調諸路提點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福建路安撫

司準備差遣皆未及赴而以省員罷最後從兄忠肅公强使出為注官得邵武軍司户參軍則平甫山林之趣已成不能俯首從吏役矣亦會忠肅公薨平甫遂決長往之計力請諸公復得為祠官超然自放以歿其身葢其年少時氣甚豪自再直廢省即自知其不偶而先廬屏山之下前帶潭溪館宇靚深竹樹蒙密顧而樂之不忍去也因以暇日廣其觀游種木疏泉上下澗谷竟日不厭自以為退隱于家兼農圃漁樵之役而隨緣閲世

復善修身又庶幾古人日損日益之意則自名其室曰七者之察而刻文壁間以志其目中葬其妻武夷東南十里許即預卜壽藏其旁因山田闢臺館以達于溪上良辰勝日往來兩山之間弦琴觴酒屬客賦詩其樂雖與人同而其習聞先君子之遺風餘韻與夫當世之儒先長者之雅致泯然有以會于其心而適于其身至于不知爵禄之可懐勢利之可悦則人有所不能及也天資孝友事世母慶國夫人及忠肅公甚謹服其喪皆過

禮嗣主家政聚族衆多而法度修整恩意均洽少有逸才而不肯事舉子業賦詩甚敏而工然亦未嘗深留意也為人簡易跌宕衣冠食飲取具無所擇而蒐輯先世遺文軼事纖悉無遺聚書教子校讐課督皆有程品為州縣董社倉斂散為帥司賑貧民舉子者詢究利病鉤校簿書其夙夜之勤居官者有不及鄉人德之而論者於是乃知平甫非漠然無意于世者於其死也莫不哀之以為使得試用所立當何如也平甫娶同郡范氏直

秘閣如圭之女無子而撫愛諸子如已出事慶國夫人孝愛尤篤苟可以已其疾雖體膚無所愛也先平甫十六年卒平甫有六男七女學古廸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學博將仕郎學圃尚幼而學正學箕學稼皆出為諸兄後其次女亦嫁而夭云平甫卒時年四十八葬以是歲十二月十二日墓在范夫人塋東十有八步其銘曰嗚呼平甫寧其材之不信而不忍其志之詘也寧其躬之不燕而不忘其鄉之邮也幔亭之南其川瀰淪岡嶺

崒也生樂其遊死銘其丘彌百世而不歿也

贛州趙使君墓碣銘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某日知贛州軍州事朝請郎趙公某卒于官明年二月某日歸葬所居邵武軍城西南樵嵐山其友沅州吕使君勝己實銘其行内壙中而其弟善傑以書來曰仲兄之志蓋嘗欲有以自見于當世今不幸早死未有以償其平日之願士友之相知者莫不痛之其所以告諸幽者既雖幸有沅州之文矣而所以

表其墓上使百世之下過者讀之而想見其為人則未有託也仲氏蚤從張荆州遊而晚交于子子其哀之予發書慨然曰吾交于佐卿固久而自其守贛知之始深今其弟以是為屬其何可辭蓋始佐卿赴鎮時嘗以書來問政所宜先予以所聞告之佐卿至官未幾往來者稱其政不容口久之乃來告曰鄉所聞者至是訪之皆如言既一二罷行之矣顧所以病吾民者猶不止于是也如某事如某事吾代而歸將以告于上而草之則一

方永久之利也予聞之喜甚葢不獨為佐卿喜又為贑
人喜也然未久而聞佐卿之訃則又為之悲嘆出涕而
不能已佐卿素彊健至是暴得疾頃刻遂不可救州人
聞之驚怖啼號老稚相扶携走哭府下皆失聲退相與
畫其象而祠之嗚呼此豈人力之可為者耶因考呂使
君所記則曰公六世祖商恭靖王某我宋太宗皇帝之
第闕子也曽祖仲闕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封成王
祖士訔舉進士中第未仕而卒父不衰武經郎福建兵

馬鈐轄贈朝散郎母滿氏太碩人鈐轄公恬淡寡欲太碩人名家子有賢行閨門肅穆為士大夫所稱公天資闓爽好學遊庠序有聲名同業者皆自以為不及以宗室子試有司連中其科初補承節郎郎改授左承務郎知南劍州將樂縣丞簽書武安軍判官廳公事差通判鎮江府未赴改知泰州徙知常德府以家難不行及是為贛州踰年年甫五十有二而遂以卒嗚呼是可哀已其佐湖南軍時帥張公孝祥深知之沘公介亦奇其材遂

與轉運副使黄公鈞合章薦之為郡奉法愛民以勤儉
自約飭不妄費公家一錢干請無所應雖有挾而至者
不為動也在贛遇旱禱祠賑貸必盡其力節遊宴罷土
木勸民藝麥灊水寛諸縣逋負損市人酒課人甚便之
常時州郡别以使臣掌牙兵公罷之而歸其職于兵官
責以嚴紀律謹訓練未幾營部肅然吏士皆可用鮮犯
禁者舉吏必先寒畯權貴請屬皆置不問吏服其公於
是州人相率以其治行數十言於使者之臺公聞亟喻

止之曰太守德薄政荒不能布宣聖天子寛大之詔使
旱至此父老不以為有罪則已幸矣何善之可稱父老
其亟歸教子弟孝於親弟於長忍小忿敦大信使太守
之政為能善其俗者則父老之賜厚矣天暑道遠毋苦
父老為也聞者感嘆益相告戒毋違公令在長沙從張
敬夫遊受其學以歸其後待次遭憂閒居累年尋繹舊
聞講習不倦而尤究心于易築室所居之南朝夕讀書
其間疏泉種樹有以自樂其於進退得失之際有未數

數然者人亦不意其壽之不永而遂葬于此也初娶王
氏福建安撫參議康功之女再娶黄氏湖南轉運判官
洧之女皆先卒子男一人汝掖尚幼公没三年太碩人
故康寧而伯氏龍閣公數典巨藩亦以寛恵見紀葢其
家法傳有自云予惟公之志雖未克大施于時而二邦
之政所以及人者已廣以其地遠且無門人故吏之記
故不得書其與予書諭贑事者又逸不存而不得附見
以俟後之君子則予於此不獨為公恨之又為贑人恨

也為書其事使以刻于其碣且為之銘銘曰

於皇上聖哀此下民吏壅其流澤嗇以屯惟時若人有聞于古肆其所臨霖若膏雨章貢之間禾黍油油公胡遽歸樵嵐之丘我銘其阡用勸來者毋以惠文易此章甫

郭德誼墓銘

東陽郭君德誼之墓新安朱熹銘之其詞曰

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階于一命志四方之遠而行不出

乎一鄉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州閭識孫弟之方霍然其變豪俠之窟煥乎其闢理義之場是則其思百世而長勿替繩之有永彌昌

夫人許氏墓碣銘

夫人許氏其先太岳之後在三代為姜姓國于陳鄭之間其後子孫居高陽者為望族中徙丹陽又徙永嘉至唐宋有令壤者仕江右為集賢院學士貶山陽令謫居建州闗隷鎮因家所謂梧桐村者闗隷今為政和縣而

梧桐之許特盛其散漫四出者無慮數百家猶以天祐保大譜牒相傳世次可考夫人父名倓娶同郡丘氏亦儒門令族故夫人生而靜淑治絲枲鍼縷皆過人生十九年嫁邑士黄君朝佐嫁八年而卒嘗生一女失之又生一男曰石纔二歲而夫人屬疾自度且不起指以屬其姑曰新婦即死願以是兒為託然教之必嚴勿以無母而厚于慈也使其幸而有立則新婦為不亡矣既而石長遊太學有聲稱遂擢進士甲科以歸中外長老始相

與傳誦夫人臨絕之言而歎其識之遠也夫人始葬屋山之東遭亂不保再遷得某鄉某里延福僧舍之左石嘗教授某州學又教授敎宗院丞紹興之上虞年甫若干以末疾致其事自從政郎特遷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以還故里予一日過之見其病雖癈而神氣不衰出故鄂州教授吳君特所狀夫人世系行實一通泣語予曰石生不幸不及識吾母無以觧終身之憂猶冀行身不辱有以卒顯吾親于無窮也今病若此恐又不克其志

且墓道之銘未立吾子其有以哀之語未既復感慨嗚咽泣數行下予亦悲不能仰視亟許諾受書而出不忍無以慰其心也乃序而銘之銘曰

夫人系家出高陽世祀有牒存餘唐晚化罔但音琅琅教而弗愛後以昌賢乎孝哉兩弗忘我最其實崇斯岡

潘氏婦墓誌銘

新海門尉金華潘友恭以書來曰友恭少受室于穀熟之王氏于今十有五年矣與之俱從家君以適南海而

不幸疾病以沒二親哭之過時而哀友恭亦不自勝其悲也惟王氏婦自居家時事親孝親愛之年十有九而嫁移所以事親者事舅姑舅姑亦愛之處娣姒長幼之閒肅穆無閒言御下寬而有節為人簡静莊重恭儉信實於婦功不少懈然不務為纂組華靡之習所以謹嫌微安貧約又有人所難者喜讀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略通大義每語人曰吾嘗自省終日之間承上接下幸無一失然後得以退休而少安此意日新而未已也

淳熙丙午某月某日卒年甫三十有三今將以其柩歸葬㑹稽上虞之徐山惟先生幸哀而與之銘則猶足以少慰也王氏曽祖甡光禄大夫祖令洙朝議大夫父琮奉議郎母孺人潘氏王氏歸友恭生子曰復孫用家君奏補將仕郎年十有三矣子昔從友恭尊君湖南公遊見其施于官者治友恭兄弟皆來學見其飭于身者嚴履孫七歲侍立王父之旁見其視聽專一而進趨有度今讀友恭之書而以是質之知其婦之賢不疑也為之

最其語而銘之曰

越江之潯徐山之阜孰藏斯丘恭叔之婦匪婦則然是實良友我銘畀之百世其久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予始仕為泉州同安主簿得莆田方君德明而代之一見傾倒如舊相識既去聲問往來無虗月間以其詩遺予語亦清麗與博非常人所及也予後數以檄書往來莆中君必為予置酒留連款曲其後數年予以病不能

事奉祠里中而君來爲建獄掾又得相見握手道舊如
平生懽又二十年而予復以事至莆則君塚上之木已
拱矣其子注來見且爲予泣出君州里世系官閥之狀
一通請銘君墓予固悲君之不遇而又歎交舊之零落
蓋凡三十餘年之間而同安寮友所繼所同無一人在
則不忍辭而受其書以歸顧以病未及作而注數使來
請其詞益悲乃出其書而叙之蓋方氏之先有諱某者
始家莆田六子官皆通顯遂爲郡著姓君其第五子禮

部郎中仁達之八世孫也父諱某母林氏君諱士端少
苦學年十八以鄉薦試南省不利益務記覽不喘為舉
子業以授室宗邸補登仕郎試吏部復高選授右廸功
郎調主同安簿攝尉得盜當受賞棄不顧遂為建寧府
左司理叅軍改宣教郎知福州福清縣事福清故號難
治令多以罪去君始至慨然以公勤自勵曰是豈不可
為哉然不一歲竟亦以公事免君不慼慼歸家日治具
召賔友飲酒賦詩以相娱樂後雖以恩得還舊秩而君

已無復仕宦意矣乾道六年閏月八日遂以疾卒年四十五夫人濮國趙氏武畧大夫士纉之女後君三年亦卒淳熙乙未乃得合葬于楓嶺三山之原子男三人注清汪皆業進士而清嘗以承節郎試禮部與汪皆蚤卒女四人其壻林𤩹林叔子鄭鐸季耒行也孫男女各四人皆幼嗚呼君之才不後人而仕竟不偶既退而休矣又不得永終壽考以遂其優游閒適之願是可悲夫為之銘曰

猗君之才足以自奮仕而不遭樂亦無悶乘除有數奚又不年尚覆來者百世之延

晦庵集卷九十二